

唐代节日赋的文化意蕴

周兴泰

摘要:唐代是我国岁时节日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为文人施展才情提供了机会。与诗歌相比,赋这种文体更加适合描摹节日的盛况与热闹场面,更能体现出大唐盛世的恢宏气度与精神风貌。唐代赋家以辞赋特有的形式,渲染铺张节日典仪式与节庆活动场面;在此基础上,为了大一统政权巩固的政治需要,他们还大力赞颂王道之治与帝王之德;不仅如此,他们在对热烈的节日活动的细腻描摹中,还展现出驱疫祈愿、赦罪求福的民俗心理。

关键词:唐代;赋;节日;文化意蕴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3)07-0146-08

唐代是我国岁时节日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出现了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节庆有各种功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安排时间。同一类型的前后节日之间的间隔是一段时期……如果没有节日,这类时期就不会存在,社会生活就会毫无秩序。”^[1]节日在唐人的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唐人通过节庆安排自己的时间与社会秩序。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为文人施展才情提供了机会,唐代出现不少节日诗会,唐诗中也有不少描写节日活动的唱和之作。与诗歌相比,赋这种文体更加适合描摹节日的盛况与热闹场面,更能体现出大唐盛世的恢宏气度与精神风貌。

赋具有随物赋形之妙,故能够达到无物不入赋、凡事皆可赋的地步。李重华《贞一斋诗说》云:“赋为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尚是浅解。须知化工之妙处,全在随物赋形。故自屈、宋以来,体物作文,名之曰赋。”^[2]“观赋家创作,其中天文、历数、生物、语言、地理、心理、美学、历史、宗教知识的综合运用,确非任何一种文体可与相比。”^[3]唐代赋家的节日书写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体现出大唐盛世的恢宏气度

与精神风貌。概而言之,唐代节日赋的文化意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铺陈典仪式与节庆活动

刘熙载《艺概·赋概》云:“赋起源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馭,故为赋以铺陈之。”^[4]由此可见赋以铺陈手法对世间万物进行穷尽描摹的显著特点。聚焦到节日书写上,唐代文人多铺陈渲染节日典仪式,详尽描摹节庆活动场面。唐代有关节日活动书写的赋作,可按类别列表如下,具体情况详见表1。

“元日”即每年的正月一日,又称元旦、元正、岁日等,是一岁之始。这一天不仅是祭祀祖先的重要日子,也是诸侯公卿朝贺天子的重要日子。在唐代,元旦不仅是民间的节日,也是官方举行庆典的重要日子。在民间,亲朋好友相互走动,祝贺新年,主人则备设宴席,邀请亲友前来做客,大家或祈求长命,或互祝长寿。唐代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大凡重要节日政府多举行隆重的节庆活动,元日节俗活动尤为丰富。含元殿是大明宫的正殿,是唐代举行重大庆

收稿日期:2023-02-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唐代辞赋的文化学研究”(20BZW057)。

作者简介:周兴泰,男,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西南昌 330022)。

典的活动场地。每年元旦,皇帝都要在此举行大朝会,接受百官的朝贺,外国和周边民族也派使节前来朝觐。朝贺是国力强盛的展现,多为了体现“表一人之贵,知万乘之尊”^[5]的实质。李华《含元殿赋》云:

及乎献岁元辰,东风发春,悬法象魏,与人惟新。伊文物于王庭,兼九伐而宿陈……既而成造勿衰,会朝清明……于是典礼之官,赞王就位,南面穆然……统以千官,六卿二伯,司仪叙进,象胥重译。^{[6]217}

正月元日,春气勃发,万物萌生。诸侯公卿、文武百官皆依礼朝拜天子。此时的含元殿庄严肃穆,

殿前又往往举行百兽率舞之献伎活动。郑锡的《正月一日含元殿观百兽率舞赋》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赋中这样写道:

皇上端拱穆清,法春秋五始之要……祥风应律,庆云夹日,华夷会同,车书混一。羽卫宿设,乘輿晓出。陈八佾象钧天之仪,舞百兽备充庭之实。彼毛群与羽族,感盛德而呈质。度曲既三,熏风自南。进旅退旅兮猛志外戢,击石拊石兮和气内含。忽齐首以瞪目,乍脉脉而眈眈。威而不猛,乐而不援。搏鸷者摇尾而就养,刚狠者戢角于触藩。牝马驯致于坤德,群龙利见于乾元。^{[6]604}

表1 唐代节日赋的著录情况

| 节日类型 | 节日名称 | 作者 | 赋题 | 存录情况 | |
|-------------|-------|---------|------------------------------|----------------------------|---------------------------|
| 岁时节日 | 元旦 | 王绩 | 《元正赋》 | 《敦煌赋汇》 | |
| | | 王起 | 《元日观上公献寿赋》 | 《文苑英华》卷二十一 《历代赋汇》卷十 | |
| | | 阙名 | 《元日观上公献寿赋》 | 《文苑英华》卷二十一 《历代赋汇》卷十 | |
| | | 郑锡 | 《正月一日含元殿观百兽率舞赋》 | 《文苑英华》卷一百三十一 《历代赋汇》卷五十二 | |
| | 中和节 | 侯喜 | 《中和节百辟献农书赋》 | 《文苑英华》卷二十二 《历代赋汇》卷十一 | |
| | | 贾餗 | 《中和节百辟献农书赋》 | 《文苑英华》卷二十二 《历代赋汇》卷十一 | |
| | | 胡直钧 | 《中和节百辟献农书赋》 | 《文苑英华》卷二十二 《历代赋汇》卷十一 | |
| | | 郑式方 | 《中和节百辟献农书赋》 | 《文苑英华》卷二十二 《历代赋汇》卷十一 | |
| | 除夕 | 孙颙 | 《春雉赋》 | 《文苑英华》卷二十二 《历代赋汇》卷十一 | |
| | | 乔琳 | 《大雉赋》 | 《文苑英华》卷二十三 《历代赋汇》卷十三 | |
| | 纪念性节日 | 清明节 | 谢观 | 《清明日恩赐百官新火赋》 | 《文苑英华》卷一百二十三 《历代赋汇》卷十一 |
| | | 端午节 | 范攄 | 《竞渡赋》 | 《文苑英华》卷八十二 《历代赋汇》卷一百四 |
| 乞巧节 | | 王勃 | 《七夕赋》 | 《文苑英华》卷二十二 《历代赋汇》卷十二 | |
| | | 阙名 | 《七夕赋》 | 《文苑英华》卷二十三 《历代赋汇》卷十二 | |
| 诞节 (千秋节) | | 钱起 | 《千秋节勤政楼下观舞马赋》 | 《文苑英华》卷八十一 《历代赋汇》卷五十二 | |
| | | 赵自励 | 《八月五日花萼楼赐百官明镜赋》 | 《文苑英华》卷一百五 《历代赋汇》卷八十六 | |
| | 阙名 | 《舞马赋》两篇 | 《文苑英华》卷一百三十一 《历代赋汇》卷一百三十五 | | |
| 宗教性节日 | 盂兰盆节 | 杨炯 | 《盂兰盆赋》 | 《文苑英华》卷一百二十五 《历代赋汇》卷一百六 | |

帝王的卫队和仪仗早已安排妥当,等到正月一日天刚破晓,帝王即乘车出发,此时百官、使臣等已

齐聚殿前,共赏百兽率舞盛况。在乐曲的伴奏下,百兽或进或退,或和气或威猛,或含情脉脉,或齐首瞪

眼,或摇尾,或触藩。各种动物表演,形神毕现,如在眼前。

王起《元日观上公献寿赋》描写了元日朝贺庄严肃穆之场面,详尽叙述了献寿上公的原委始末:

岁移木德,春变铜浑。观上公之献寿,表南面之居尊。……时也百辟无哗,九宾有秩。玉帛林会,簪裾栉比。声明叶于载阳,天文宜于初吉。于是紫殿昼,皇舆出。仰之如天,就之如日。献大君之寿,善颂善祷;覲元老之仪,匪徐匪疾。皤皤元老,首出朝端。仰紫宸而展敬,回黄阁而即安。振冠剑之翼翼,曳环珮之珊珊。既进退而有度,亦容止而可观。将奉一人之寿,而为万国之欢。远映珠旒,旁临霜杖。赫赫在下,明明在上。奉觞而进,持盈有俯偻之容;祝寿而旋,庆赐被鸿恩之畅。应千年而莫厚,宅百揆而谁让。祥光郁霭,佳气葱茏。时剌剌以起履,每兢兢而鞠躬。拱北辰之尊,不异乎台居列宿;献南山之寿,更闻其岳视三公。既而天颜回春,尧酒毕献。乾坤永固,上下无怨。礼循墙而已退,福如茨而成劝。则山呼万岁,徒称汉日之祥;天锡九龄,詎比周年之愿。谅羲轩之道隆,实伊容之德建。^{[6]100}

在这个重要的节日里,诸侯百官井然有序、献寿礼物琳琅满目,君王坐着銮车来到朝堂上接受群臣的祝贺。“紫宸而展敬,回黄阁而即安。……时剌剌以起履,每兢兢而鞠躬”一段对群臣献寿的服饰、仪仗、举止乃至心理进行细腻的描摹,他们“振冠剑”“曳环珮”,且“远映珠旒,旁临霜杖”,服饰仪仗是何等庄重;他们“仰紫宸而展敬,回黄阁而即安”“奉觞而进,持盈有俯偻之容”,耆艾元老进退有度、低头曲背、举杯敬酒,举止是多么肃穆。群臣共贺带来“天颜回春”,由此呈现出君臣和谐共存、国家祥瑞隆盛的局面。

谢观《清明日恩赐百官新火赋》对清明节皇帝颁赐新火习俗进行了细致的敷陈。赋文开头即曰:“由是太史奉期,司烜不失。平明而钻燧献入,匍匐而当轩奏毕。初焰犹短,新烟未密。我后乃降睿旨,兹锡有秩。”叙述清明日宫廷中管理火政的司烜通过钻燧取得新火,献给皇帝,皇帝再将新火分赐给臣工。接下去一大段,铺叙文武百官排列成行等待皇帝赐予新火,他们屈膝鞠躬、拜手稽首乃至手舞足蹈,感受新火带来的无上荣耀:

中人俯偻以声听,蜡炬分行而对出。炎炎就列,布皇明于此时;赫赫遥临,遇恩光于是日。

观夫电落天阙,虹排内垣。乍历闾琐,初辞渥恩。振香炉以朱喷,和晓日而焰翻。出禁署而萤分九陌,入人寰而星落千门。……于是传诏多士,同欢令辰。将以明而代暗,乃去故而从新。均于庭燎,覲彼元臣。熠熠当门,烟助松篁之茂;荧荧满目,焰如桃李之春。群臣乃屈膝辟易,鞠躬踧踖。捧煦育之温惠,受覆载之光泽。各罄谢恩,竞输忠赤。拜手稽首,感荣耀之无穷;舞之蹈之,荷鸿私之累百。然后各爨鼎镬,传辉膳官。争焚炉炷,竞热膏兰。^{[6]563}

由“出禁署而萤分九陌,入人寰而星落千门”之语可知,颁赐新火盛大的仪式不仅限于宫中,它还被引出宫门,导致大家纷纷“争焚炉炷,竞热膏兰”,这足以引起都城的震动。

五月初五端午节是中国自古以来最受重视的节日之一,龙舟竞渡是其中最激动人心的民俗活动。范湄的《竞渡赋》描写了端午节龙舟竞渡的壮观场面。开头介绍楚地竞渡风俗之由来,交代竞渡时间与场所。然后详细叙写精彩的竞渡场景,最后点明竞渡的意义在于娱乐民众、和睦风俗。赋文多方铺陈,加上比喻、排比修辞的运用,渲染出一幅有声有色、气势壮大、精彩纷呈的端午龙舟竞渡的场景:

援枹者气作于一鼓,理棹者伎僿于先鸣。聆大呼之始发,若纵拖而迅征。直冲諠驶于狂兕,忽往未殊于骇鲸。日正昼而惧眩,浪无风兮欵生。鸣鼙吹竽,上聒天衢,如伏波整旅,合水兽于江湖;建旗列卒,俯映泉室,若五利将军,访仙师于溟渤。慑灵奇以潜骇,恒游泳而下逸。群声合噪,群手齐力。虑勅敌之我先,莫遑舍于瞬息。乘轻若在于风驭,处疾互飞于首飏。舳舻惟正,审流镞之向齐;棹楫翻然,乱惊鳧之挥翼。投劲竹以交拥,各庶几于独克。向背适中,胜负攸分。一喻马之旋泞,一如龙之曳云。始差池以接影,忽夔绝而殊群。曾不移晷,倏然戾止。去孤标于部党,争距跃而赴水。有麾竿以赞获,或振彩以扬美。中程者虽多欲于上人,后时者犹未甘于胜己。……仰兴慕于三节,爰息徒而复来。论始作之功,虽掉鞅而偏擅;稽未事之效,乃发梁兮备该。^{[6]374}

唐代帝王大多信奉佛教,故盂兰盆法会于唐代宫廷盛行。《法苑珠林》载:“(唐高宗时)若是国家大寺,如长安西明、慈恩等寺……所以每年送盆献供种种杂物,及举盆音乐人等,并有送盆官人,来者非一。”^[7]到武则天时,盂兰盆斋法会规模更是盛况空

前。至玄宗开元年间,皇室中尚署于每年七月十五日,亦照例进盂兰盆贡献诸寺^[8]。代宗崇佛,“尝令僧百余人于宫中陈设佛像,经行念诵,谓之内道场……代宗七月望日于内道场造盂兰盆,饰以金翠,所费百万。又设高祖以下七圣神座,备幡节、龙伞、衣裳之制,各书尊号于幡上以识之,舁出内,陈于寺观。是日,排仪仗,百僚序立于光顺门以俟之,幡花鼓舞,迎呼道路”^{[9]3417-3418}。因其思想与儒家孝道传统的契合,盂兰盆会深得民心,它逐渐由寺院走向民间,由佛教节日成为民俗节日。

杨炯以赋体形式写下著名的《盂兰盆赋》,成为唐代佛教盂兰盆法会重要的参考史料,在文化史上具有重要价值。《旧唐书·杨炯传》记载:“如意元年七月望日,宫中出盂兰盆,分送佛寺,则天御洛南门,与百僚观之。炯献《盂兰盆赋》,词甚雅丽。”^{[9]5003}赋作首段点明圣神皇帝武则天于如意元年(692年)七月,大置盂兰盆分送洛阳各佛寺,并亲临洛阳南门城楼观赏这一盛大活动,“天子之孝”彰显出此次法会的主题。第二段渲染法会的庄重气氛,为呈现盂兰盆会的壮丽景象作铺垫。第三段铺陈庄严盛大的法会场景:

于是乎腾声名,列部伍,前朱雀,后玄武,左苍龙,右白虎,环卫匝,羽林周。雷鼓八面,龙旂九旂,星戈耀日,霜戟含秋。三公以位,百寮乃入,鸣佩锵锵,高冠岌岌。规矩中,威容翕,无族谈,无错立。若乃山中禅定,树下经行。菩萨之权现,如来之化生。莫不汪洋在列,欢喜充庭。天人俨而同会,龙象寂而无声。圣神皇帝乃冠通天,佩玉玺,冕旒垂目,纒纒塞耳,前后正臣,左右直史,身为法度,声为宫徵,穆穆然南面而观矣。……铿九韶,撞六律,歌千人,舞八佾。孤竹之管,云和之瑟,麒麟在郊,凤凰蔽日,天神下降,地祇咸出。于是乎上公列卿、大夫学士,再拜稽首而言曰:“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6]573-574}

从卫兵“列部伍”,到“三公”以下之百官静默并立,到则天皇帝御临“南面而观”,再以“六律”“八佾”之乐舞迎神,最后由“上公列卿、大夫学士”再拜稽首而言“孝”之圣德,作者对法会的步骤仪式作了详尽的铺陈,由此展现出皇家气派与盛世景象。末段仅以“太阳夕,乘舆归,下端闾,入紫微”四句,叙述法会结束时武后乘舆回宫的情景。

唐诗中亦不乏以盂兰盆法会为描写内容的作品,如唐德宗《七月十五日题章敬寺》、崔元翰《奉和

圣制中元日题奉敬寺》等。但杨炯以铺陈描绘为本质特征的赋体形式,描写七月十五日盂兰盆法会之壮丽景象,远比诗歌更生动传神。

二、颂扬王道精神与帝王仁德

班固《两都赋序》云:“赋者,古诗之流也……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这里指明赋之政治功用,无外乎美、刺两端。就美而言,其主要在颂扬王道之治与帝王之德,这是巩固大一统政权的政治需要,而辞赋创作恰好满足了这种需要。

唐代赋家在铺叙节日活动时,往往流露出对王道精神与帝王仁德的大力歌颂。《元日观上公献寿赋》云:“元老伏称于丹墀,大夫建祚于圣术。致君寿日,比华封而祝尧;献酒福庭,与钧天而合律。”皇帝登位,君临天下,于正月元日穿着祭天礼服,此时元老大臣均跪拜于宫殿前之丹墀平台上,向皇帝献酒祝寿:“既而舞蹈于丹禁之前,再拜奉陶唐之酒。……当元正之令节,仰礼容于仙仗。佩声的砾,大矣三公之仪;瑞气绸缪,邈乎九天之上。”从铿锵的音乐、紫禁城前的舞蹈表演中,可见献寿仪式之非凡,更见唐代政治之清明、人民生活之富足、社会风俗之淳厚。作者借太尉、司徒与司空三位功勋老臣向皇帝举杯敬酒祝寿之形象及皇帝仪仗礼制之恢宏情景,彰显帝王之德与大唐气象:“惟皇御历也,播一德之景光,统三正之令日。端大裘于正位,酌中灵于休吉。”“故知我道化无疆,德风吹万。皇猷大启,青阳始建……庆流华夏,德配乾坤,传呼而珍符毕集,应时而嘉瑞实繁,所以麟凤来祥于圣泽,日月扬光于化元。”

郑锡《正月一日含元殿观百兽率舞赋》云:“皇上端拱穆清,法《春秋》五始之要,酌礼乐三代之英。……开彤庭执玉帛者万国,发金奏韵箫韶而九成。”“彼毛群与羽族,感盛德而呈质。……牝马驯致于坤德,群龙利见于乾元。”赋首便有“惟皇”“皇上”等王权话语,而以“播一德”“统三正”“法春秋”“酌礼乐”等,说明君王之德政,以此展现唐朝皇帝威加四海、泽被九州之仁德;又以“道化、德风、皇猷、圣泽”等词语,直接反映出对“王道”政治的颂扬。“若乃大礼成,寿觞荐,天声起,皇威遍。……铄元会兮正王度,奏《云门》兮歌《大濩》。百兽舞兮四夷惧,于胥乐兮皇风布。客有慕上古之赓歌,望承明而献赋”^{[6]604-605},不仅赞美百兽率舞有震慑四夷的政治功效,而且指出音乐与政教的紧密相连,从

音乐中可领略到皇风德泽的流布。这不仅是对上古赓歌的继承,更是对当今圣明之世的称颂。

中和节源于唐德宗贞元五年(789年),德宗下诏废除正月晦日,将二月一日改为中和节。《旧唐书·德宗纪》记载:

(贞元)五年春正月壬辰朔,乙卯,诏:“四序嘉辰,历代增置,汉崇上巳,晋纪重阳,或说禳除,虽因旧俗,与众共乐,咸合当时。朕以春方发生,候及仲月,勾萌毕达,天地和同,俾其昭苏,宜助畅茂。自今宜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以代正月晦日,备三令节数,内外官司休假一日。”宰臣李泌请中和节日令百官进农书,司农献种稷之种,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刀尺相问遗,村社作中和酒,祭勾芒,以祈年谷,从之。^{[9]367}

“中”取天地之至正之意,“和”取德化之至柔之意。天地之气、朝廷之容,可以在君臣顺天应时、重农务本的情况下得以复苏。天地万物,自然和谐,持中贵和。“中和”二字明显具有协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含义,并象征皇德和熙、与时节同风。“中和”二字,意涵明显偏向农事之诠释,与时令息息相关的农事成了这个节日的重心。

唐代中和节的主要活动,包括休假一日、赐尺、赐宴、赐钱、献生子、酿宜春酒祭勾芒神、作中和酒、上春服、迎富贵,并有进农书之举。百官进献农书,体现了唐朝顺应时令、重农务本的文化风尚,而这正是王道政治的重要体现。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进士科试赋即以“中和节百辟献农书赋”为题,今存侯喜、贾餗、胡直钧、郑式方等人赋作。

如侯喜赋云:“洎彼庶尹,当兹新节。阳和溥畅,言拜赐于生成;稼穡艰难,乃载陈于睿哲。观其克合天意,咸造皇居。金曰: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储。政令不差,则华夷知劝;水旱无备,则仓廩其虚。”春季为生殖繁衍之时令,在农业乃衣食之本的前提下,不论华夏或蛮夷,无不奖励农事,以备仓廩之不足。

贾餗赋云:“圣上睹万国之无事,伟三农之可嘉。因月令之初,爰询播植;俾年丰之庆,无隔幽遐。于是文武毕陈,威仪斯列。爰修耒耜之务,用广异同之说。将期国实京坻,人怀礼节。捧书而进,知地利之可分;足食是图,见天心之载悦。既而启文字,俨簪裾。焕夔龙之献纳,掩河洛之图书。”这里交代进献农书的时节——“月令之初”,铺写文武百官进献农书的场面——他们整齐排列,手捧农书,毕恭毕敬地

献给天子,由此天心大悦。在此基础上,贾餗作了进一步的引申与发挥:“且中也者,表天地之交泰;和也者,象德化之优柔。致中和之令节,展稼穡之允修。将明肥饶异等,丰歉殊收。人靡在阿之叹,野传击壤之讴。已矣哉!富庶之规既如此,弼谐之道必于是。佐元化之风行,动黎元而草靡。”^{[6]102}赋作赞美百官进献农书,有移风易俗之功效,充分体现出唐王朝对顺时重农传统文化的倡导。

胡直钧赋云:“农为务本,春则岁华……野思疆理之勤,朝有田畴之说。铸兵器为农器,更旧节为新节……念耘耔之勤,每思亲劳;伫丰年之应,曾不自撻……载耒耜而亲耕,天下皆劝;率公卿而终事,庶绩咸修。然后创典章,颂远迩。斯载耕之自此,伫多稔之于彼……。岂不以群下执躬,在上务农。”所谓“农为务本”“在上务农”,说明在上者亲耕的态度及对农业的重视;“春则岁华”“令节适时”,说明了耕种应顺应时令;并表示只有“耘耔之勤”,才有“丰年之应”。

中和节正当初春,是劝农的大好时机,郑式方赋抓住嘉节与农政的结合点,以“嘉节初吉,修是农政”为韵,对百官献农书活动展开铺写:“当其天庙低临,昭光发泄。二月初吉,式协于农祥;三务成功,不亏乎岁节。授其时用天之道,进其书知人则哲。一人垂拱以忧勤,百辟献章而诚竭。于是元老进而言曰:陛下道洽无外,化康有截。犹虑九扈未宏,三时尚阙。命陈书而王化可阐,俾知方而农政斯列。既种既戒,粢盛之望有期;弗震弗渝,地利之宜奚设。”这里不仅叙写君王的心忧天下与百官进献农书的诚心,而且特意虚构了元老的进言,表达君臣上下齐心、王化可阐、农政得列的愿望。随后转入议论:“故年谷之顺不差,物力之攻克实。……其殖也习无不利,其耕也动罔不吉。然后邦国知设节之宜,象魏识劝农之术。于以见君臣克协,于以见土谷惟修。……足食表丰年之庆,多稔兴大田之猷。且夫节者育物于生成,农者丰功于遐迩。善宣兮时罔不若,化洽兮物无非是。”^{[6]103}这里强调顺应时令与重农务本之观念,赞颂君王敦农功的正确决策与重教化的政治功用,同时流露出物阜民丰、安居乐业的良好企盼。

在书写中和节时,赋家往往将百官进献农书归结为统治者的德政,并大力歌颂,如“美哉启沃之义,于斯为盛”(侯喜),“懿此群公之书,永作九州之庆”(贾餗),不乏溢美之词。又如:

是以域中无事,海内殷实。人献其诚,神降

之吉。臣等叨遇昌运,思禘大猷。(侯喜)

富庶之规既如此,弼谐之道必于是。佐玄化之风行,动黎元而草靡。故得祥生地,庆发天宗。百谷允修,臣罔惭于后稷;兆人乃粒,帝有迈于神农。伊兹事之明盛,掩前代之辉映。因献寿之嘉辰,遂启心于善政。(贾餗)

至若四海无事,万方胥悦……曰:陛下德被淳古,时登太初。……皇上谐众议,允嘉猷……然后创典章,颁远迹……岂将独播美于兹辰,冀终古而辉映。(胡直钧)

陛下道洽无外,化康有截。……于以见君臣克协,于以见土谷惟修。足食表丰年之庆,多稔兴大田之猷。……善宣兮时罔不若,化洽兮物无非是。(郑式方)

赋作或以“域中无事,海内殷实”“叨遇昌运”“富庶之规”“四海无事,万方胥悦”,展现一派安乐富庶的景象;或以“陛下德被淳古”“陛下道洽无外”,推崇当今统治者的治国德政与才能;或以“君臣克协”“土谷惟修”“百谷允修”,赞许君臣和谐、教化普沾、丰年足食的时代风貌,从多方面体现出其歌功颂德的政治功用。

儒家德政思想还包含一项重要内容,即对孝悌人伦的重视,杨炯《孟兰盆赋》对此予以大力宣扬。“孟兰盆”在梵语中的意思是“救倒悬”,即用盆之类的器皿盛放食物供佛奉僧,以救倒悬之苦。孟兰盆会起源于2700年前印度佛陀时代。据《佛说孟兰盆经》:佛陀弟子目连,以道眼通观世间,见其亡母投生饿鬼中,皮骨相连,于是以钵盛饭,以食其母。然其母因恶业受报之故,食未入口,即成火炭。目连为救母亲倒悬之苦,向佛陀请示,终如愿以偿。因此之缘,佛陀叮嘱善男善女:“是佛弟子修孝顺者,应念念中常忆父母,供养乃至七世父母。年年七月十五日,常以孝顺慈忆所生父母,乃至七世父母,为作孟兰盆,施佛及僧,以报父母长养慈爱之恩。”^[10]这种强调供养佛僧以报父母养育之恩乃至超度七世父母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孝道思想不谋而合,经历代帝王的提倡而盛行不衰。后世遂于七月十五日举行孟兰盆法会,沿袭成例。

《孟兰盆赋》中有许多关于孝道的论述,如:“至如立宗庙,平圭臬,绣栴文楣,山榘藻棁,昭穆叙,樽壘设,以覲严祖之耿光,以扬先皇之大烈,孝之始也。考辰耀,制明堂,广四修一,上圆下方,布时令,合蒸尝,配天而祝文考,配地而祝高皇,孝之中也。宣大乘,昭群圣,光祖考,登灵庆,发深心,展诚敬,形于四

海,加于百姓,孝之终也。夫孝始于显亲,中于礼神,终于法轮。”作者从孝之始、孝之中、孝之终等层面,对孝道作了全面的阐论,而讲究孝道正是儒家传统伦理观念的重要体现。可见,《孟兰盆赋》虽以佛教仪式为主,但其融合儒佛,呈现出颂扬孝道教化的主题。此外,作者出于颂圣的政治需要,对武则天多歌功颂德之语:“武尽美矣,周命惟新。圣神皇帝于是乎唯寂唯静,无营无欲,寿命如天,德音如玉。任贤相,悖风俗,远佞人,措刑狱,省游宴,披图策,捐珠玑,宝菽粟。罢官之无事,恤人之不足。鼓天地之化淳,作皇王之轨躅。”其中的“武尽美矣,周命惟新”“寿命如天,德音如玉”,正是对武后的直接赞扬。至于赋中提到的任贤臣、远小人、悖风俗、整吏治等措施,不仅蕴含着对执政者的期许,更凸显出颂圣的政治主题。

三、昭示驱疫祈愿、赦罪求福的民俗心理

王安石《周官新义》曰:“礼则上之所以制民也,俗则上之所以因乎民也。无所制乎民,则政废而家殊俗;无所因乎民,则民偷而礼不行。故驭其民当以礼俗也。”^[11]这里旨在说明礼、俗与治国的关联,以礼制民、因循民俗,方为治国之道,由此可见民俗对于政治、文化的重要意义。唐人节庆民俗活动丰富多彩,赋家的节日书写充分体现出祈福、避祸的民俗心理,表现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对荆楚地区的元日风俗有如下记载:

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谓之端月。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于是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汤。下五辛盘,进馔于散,服却鬼丸。各进一鸡子。凡饮酒次第,从小起。^{[12]1-7}

大凡燃爆竹、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下五辛盘、服却鬼丸等民俗活动,无不有序举行。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曰:“梁主常遣传诏童赐群臣岁旦酒、辟恶散、却鬼丸三种。”^[13]梁主赐予群臣这三样东西,一方面以示祝贺新年,另一方面以防疫病与恶鬼。这些传统民俗,在唐代均得到了继承发扬。

王绩的《元正赋》以旁观者的视角,将元旦磔鸡、悬羊、放生、驱傩、燃爆竹、挂桃符、食五辛等民俗活动一一呈现出来:

若夫四时定岁,三元启正……风云淑畅,宇

宙融明。磔鸡厌疫,悬羊助生。赵国则庶人鸠献,汉郡则治中鹄惊。尔其雉灯夜惊,斋筵夙设……改容端表,门新户洁。

所谓“磔鸡”“悬羊”,即正月一日,百姓杀鸡宰羊,挂于门上,以助生气,袪除不祥之疠气。“庶人鸠献”指百姓将斑鸠献于国君,进而放生,以示恩典。“雉”,即驱雉,是除夕夜举行的大型活动,目的在于逐除疫鬼,清洁门户,以迎新年。

此外,燃放爆竹以驱鬼,挂桃符以辟邪,吃五辛以驱寒除病,也是元日重要的民俗活动,如《元正赋》云:“昨夜竹声惊百姓,今旦桃符安四邻。岁酒轻三老,年盘贵五辛。”五辛由五种辛辣的生鲜蔬菜做成,“五辛所以发五脏之气,即大蒜、小蒜、韭菜、芸苔、胡荽是也”^{[12]8},使用这些食材具有预防流感时疫的功效,其意在于祈求生命的平安和健康:“当迎晨啖五辛菜,以助发五脏气而求福之中。”^[14]

可见,唐人在元日的驱雉、挂桃符、燃爆竹等空间净化仪式,具有除旧布新的象征性意义,皆指向驱疫辟邪及对未来祈愿求福的民俗心理。《元正赋》先以“遥忆”二字说出了对往昔美好生活的回忆,又以“但愿”二字寄寓了对未来国家的殷切期望:“遥忆二京风光好,玉城正殿年光早。……赐酒则酃醪新知,加饮则雕胡始造。……但愿皇家四海平,每岁常朝万方客。”期许百官朝贺、四方奉礼、国家太平、天下一统,由此彰显出唐代元日多元民俗节庆活动的文化内涵。

除夕是农历年的最后一天。逐除疫鬼的驱雉,是除夕最热闹、最具群众性的活动。在除夕的晚上,长安及州县各地都要驱雉。王建《宫词》描写了皇宫深禁中的驱雉活动:“金吾除夜进雉名,画袴朱衣四队行。院院烧灯如白日,沈香火底坐吹笙。”徐铉《除夜》中的诗句“预惭岁酒难先饮,更对乡雉羨小儿”,则反映了乡村的驱雉。驱雉时人们戴着狰狞的假面具,扮作各种鬼神的模样,其中还有两位老人,一为雉翁,一为雉母。跳雉者歌舞喧闹,跳笑欢叫,一片沸腾。段安节《乐府杂录》中“驱雉”一条,介绍驱雉表演的规模、仪式非常详细:

用方相四人,戴冠及面具,黄金为四目,衣熊裘,执戈扬盾,口作雉雉之声,以逐疫也。右十二人,皆朱发衣白画衣。各执麻鞭,辨麻为之,长数尺,振之声甚厉。乃呼神名,其有甲作食凶者,沸胃食梦者,腾兰食不祥者,揽诸食名者,祖盟强食其磔死寄生者,桃根食麓者等。侏子,五百小儿为之,衣朱褶青襦,戴面具,以晦日

于紫宸殿前雉,张宫悬乐,太常卿及少卿押乐正到西阁门,丞并太乐署令、鼓吹署令、协律郎并押乐在殿前。事前十日,太常卿并诸官于本寺先阅雉,并遍阅诸乐。其日大宴,三五署官其朝寮家皆上棚观之,百姓亦入看,颇谓壮观也。^[15]

这里提到主持逐鬼的“方相”,以及旁边着红头发的十二人、以麻鞭逐之的表演者、由小儿扮演的“侏子”。这种动用大量人员参加的乐舞表演,百官朝僚、家属甚至百姓都可以观看。

孙颙《春雉赋》和乔琳《大雉赋》则以赋的形式活灵活现地描写了岁末春初的驱雉仪式,以此揭示人们逐疫祈福的心理。《春雉赋》将艺术性与生活性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其中对驱雉场面的细致描画非常精彩:

腾金耀于四目,被熊皮于五色。乍炜炜以煌煌,或眈眈而葩葩。既秉戈而扬盾,率百隶而是职。及乎出未央,经上林;芳菲发越,瑕秽漂沉。时令既毕,嘉贶是寻。黄龙白凤,大辂南金。聚高冠之岌岌,会长剑之森森。我皇尧舜比德,夔龙是扶。春雉高门,载驰载驱。玉以制容,金以饰途。^{[6]103-104}

前四句写方相的装扮,他们蒙着熊皮,用金色装饰眼睛,整个形象五彩斑斓,明亮耀眼;“既秉戈而扬盾,率百隶而是职”一联描摹他们执戈持盾、率领包括童子在内的百余人进行雉舞表演;“黄龙白凤,大辂南金。……玉以制容,金以饰途”一段大肆渲染雉舞表演人员服饰的多样、面具的狰狞、仪仗的森严、队伍的浩大,一派欢腾喧闹之场面!以如此精美的文字进行艺术性的叙述,让人读起来没有生涩隔阂之感,读者也仿佛置身于盛大的雉舞表演活动中。除了展现雉舞活动生活化的一面之外,此赋还对雉舞表演背后的民俗心理进行了充分的揭示。赋作开头即曰:“将以窒阴气,发阳和。”结尾又曰:“既而阴阳交和,庶物时育,氛氲将扫,祥光可掬。绥我眉寿,介尔景福。”由此明确揭示举行雉舞表演的目的是扫除那些阴晦不祥之气,以迎接万物调和、祥瑞光明之气,祈求能够多寿多福。

乔琳《大雉赋》的结尾亦以普通百姓的口吻称赞曰:“当今日月既明,乾元以亨;福穰穰兮共苍生,恩湛湛兮莫与京。恩既湛兮雉人出,春王正兮粤翌日;愿吾君兮千万寿,保巍巍兮唐之室。”驱雉是为了企盼君王万寿无疆、百姓福泽绵长、国家兴旺发达。这些节日活动书写不仅流露出唐代人民的生活

热情,也展现了他们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中国设盂兰盆会,始于南朝梁武帝大同四年(538年),此后渐成风俗。赵翼《陔余丛考》载,北魏时已出现“三元”说:“其以正月、七月、十月之望为三元日,则自元魏始。”^[16]至唐初,道、佛两教已共同形成中元节俗。因此,中元盂兰节的风俗,自然具有佛、道二教色彩。道教“地官赦罪”的文化思想,影响着民间祈求赦免罪愆、施惠予孤魂饿鬼以求冥福的心理。因此,佛门盂兰盆节与道教中元节同日并行,朝廷和民间都在七月十五日举行活动,以超度祖宗,报答祖德。源于印度的格调凝重凄清的盂兰盆节,到了唐代则演变为轻松愉悦的氛围。杨炯《盂兰盆赋》以赋体特有的华丽辞藻极力摹写盂兰盆节欢腾热烈的气氛:“少君王子,掣曳曳兮若来;玉女瑶姬,翩跹跹兮必至。鸣鹪鹩与鸞鸞,舞鸚鸡与翡翠。毒龙擎兮赫然,狂象奔兮沉醉……铿九韶,撞六律,歌千人,舞八佾。孤竹之管,云和之瑟,麒麟在郊,凤凰蔽日,天神下降,地祇咸出。”从“王子”到“瑶姬”,写人物聚集之多及民众的广泛参与;从“鹪鹩与鸞鸞”到“鸚鸡与翡翠”,写动物鸣叫跳跃之欢;从“九韶”到“六律”与“歌千人”,再到“舞八佾”等歌舞描写,说明盂兰盆节庆活动之热烈。从这种热烈活动中,可见唐代君民同乐的民俗景象,这也恰好印证了社会大众赦罪求福的民俗心理。

综上所述,唐代赋家以辞赋这种特有的形式,渲染铺张节日典礼仪式与节庆活动场面;在此基础上,

为了巩固大一统政权的政治需要,他们还大力赞颂王道之治与帝王之德;不仅如此,赋作在对热烈的节日活动的细腻描摹中,还展现出驱疫祈愿、赦罪求福的民俗心理。在此意义上,我们可将唐代节日赋视为唐代文化的重要载体。

参考文献

- [1] 史宗. 20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M]. 金泽, 宋立道, 徐大建, 等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5: 501.
- [2] 丁福保. 清诗话[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930.
- [3] 许结. 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 8.
- [4] 袁津琥. 艺概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411.
- [5] 程蔷, 董乃斌. 唐帝国的精神文明[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108.
- [6] 李昉, 等. 文苑英华: 第一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6.
- [7] 周叔迦, 苏晋仁. 法苑珠林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1826.
- [8] 李林甫, 等. 唐六典[M]. 陈仲夫,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573.
- [9] 刘昉, 等.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10] 竺法护. 佛说盂兰盆经[M]//大藏经: 第十六册.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3: 779.
- [11] 周官新义[M]. 杨小召, 校点.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6: 12.
- [12] 宋金龙. 荆楚岁时记校注[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7.
- [13] 段成式. 酉阳杂俎[M]. 许逸民, 许珩,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32.
- [14] 杜台卿. 玉烛宝典[M]//续修四库全书: 第885册. 杨守敬, 校订.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14.
- [15] 段安节. 乐府杂录[M]. 吴金明,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120.
- [16] 赵翼. 陔余丛考[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750.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Festival Fu in the Tang Dynasty

Zhou Xingtai

Abstract: The Tang Dynasty was an important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estivals, and colorful festival activities provided opportunities for literati to display their talents. Compared with poetry, the style of Fu was more suitable for describing the pomp and bustle of the festival, and it can better reflect the grand bearing and spiritual style of the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The writers of the Tang Dynasty employed the unique form of Fu to exaggerate the festival ceremony and festival activities. On this basis,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the political needs of the unified regime, they also vigorously praised the royal politics and imperial benevolence. In addition, in the delicate description of the warm festival activities, they also showed the folk psychology of exorcising epidemics and seeking blessings.

Key words: the Tang Dynasty; Fu; festival; cultural implication

责任编辑: 采薇